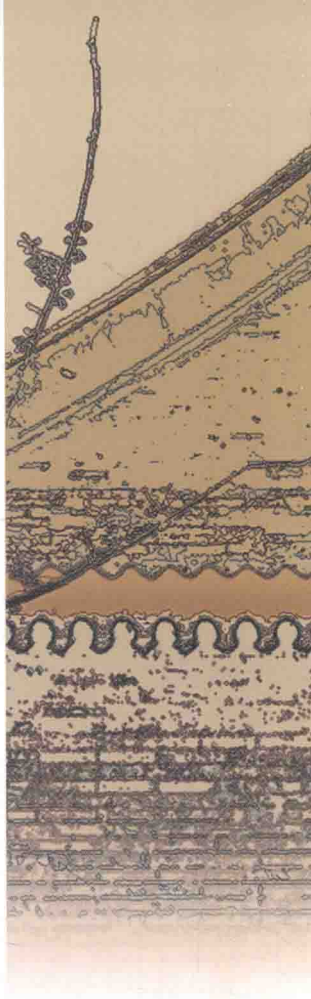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彭程 著

在母语的屋檐下

线装书局

彭程 著

在母语的屋檐下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母语的屋檐下 / 彭程著. -- 北京: 线装书局,
2016.5
ISBN 978-7-5120-2265-2

I. ①在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12749 号

在母语的屋檐下

作 者: 彭 程

责任编辑: 程俊蓉

装帧设计: 王文龙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 (发行部) 64045583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xzhbc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制: 北京睿和名扬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3.25

字 数: 167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序 言

王充闾

—

彭程先生为 20 世纪 90 年代崭露头角的新散文作家群的重要成员，一向备受文学界的关注。作为忘年交，我们相知相重近二十年了。他的几部散文作品，特别是《急管繁弦》，获赠之后，我曾认真赏读，受益良多。其散文新作《在母语的屋檐下》近将付梓，驰函邀序。我自知并非理想人选，但却之不恭，且又深感荣幸，遂唯唯以应。

古籍中讲：“序者，绪也，谓端绪也。”意谓序言应能帮助读者理出一些头绪，指出本文之独具

特点。依此，我坐下来反复研读了文稿中的三十三篇作品，还泛览了作者的其他散文。积存的印象中，诸如：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；鲜活的哲思与诗性蕴涵；感知锐敏，腹笥丰厚，博收广采，视野阔阔；继承、借鉴文学传统，探求新的写作路径；以及发自内心的文学敬畏，把深度意识作为自觉追求等，均可视为端绪。但思索至再，犹感不足的是，还缺乏一条足以统贯全局的主线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我又展读文稿，在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一文中，看到了这样一段话：印象派画家“雷诺阿的画笔下，水果，静物，瓶花，儿童，丰硕裸露的女人体，都有着生动的质感，都被敷上了一层娇艳欲滴的玫瑰色，饱满鲜嫩，仿佛一口气就能够吹破，有液体流出。凝神端详它们，你仿佛听到果皮后面汁液的汨汨流淌，感觉到皮肤下面的血管筋络的跳动，感到了鼻息的温暖的嘘拂。你会有一丝纳闷：这些并不是什么难得见到的事物，但怎么平时自己的目光总是漫不经心地拂掠而过，从来不曾注意到其中

的美呢？”作家把这一寓瑰奇于平凡的功力，归结为艺术家有别于常人之所在：“艺术家用自己敏锐的感知捕获了美，并将之出色地表现了出来”。

我的眼睛倏然一亮——这分明是“夫子自道”啊！艺术家的高明，就在于“灵丹一粒，点铁成金”，能使寻常物事转化成美的极致。好！我就以此来统照全书！

同雷诺阿一样，彭程在这部作品中所描写的大都是凡人细事，从文章的题目就可看出：《招手》、《对坐》、《返乡记》、《父母的房间》、《身边的人们》、《童年乡野》、《行走京城》、《大树上的叶子》、《在生长松茸的地方》、《远处的墓碑》、《瞬间的收藏》……正是这些一般人漫不经心的人情、物事，到了作家的笔下，便都成了说来动心动容、想去难舍难忘的妙绪奇文，正所谓：“夕阳芳草寻常物，解用都为绝妙词”。

早在一千多年前，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就敏锐地发掘出诗文创作中的这一奇特景观。他激赏唐人张籍的《秋思》，并以“看似寻常最奇崛”一语概之，

既切实际，更饶警策。

奇崛也者，瑰玮不凡是也，它与寻常相互对应。一般看去，二者分处两极，难于相容；可是，如以辩证思维分析，则是对立而又统一，交融互换，相反相成，当然需要一定条件。清人贺贻孙有言：“吾尝谓眼前寻常景，家人琐俗事，说得明白，便是惊人之句。盖人所易道，即人之所不能道也”；“古今必传之诗，虽极平常，必有一段精光闪烁，使人不敢以平常目之。及其奇怪，则亦了不异人意耳。乃知奇、平二字，分拆不得”。其实，寻常抑或奇崛，还有一个从什么视角、按什么标准加以认识的问题。明代学者李贽指出：“世人厌平常而喜新奇，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，莫过于平常也。日日常而千古常新，布帛菽粟常而寒能暖、饥能饱，又何其奇也！是新奇正在于平常。世人不察，反于平常之外觅新奇，是岂得谓之新奇乎？”陶渊明的诗，浅近自然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”苏东坡说，“初视若散缓，熟视有奇趣。”

创作实践告诉我们，就题材来说，以瑰奇、新巧取胜易，以寻常、自然超迈难。人情之常，喜欢求新逐异，新风景、新格局、奇人奇事，总是最吸人眼球的。相对于那类“登车揽辔，澄清天下”，叱咤风云的大人物，而走入人群中再难以认出的普通角色，确是不易着笔。但是，艺术家的过硬本领恰在此处。这使我想起罗中立的油画《父亲》。那真是再平凡不过的一位勤劳、朴实、善良的贫苦老农的形象。古铜色的脸，风吹日晒所造成的条条车辙似的皱纹，犁耙似的双手，以及手中那只破旧的粗碗，似乎和美难以搭边。可是，通过画家神奇的运笔，却把那种承受生命之重的精神状态和热爱生活、充满阳光的内心世界，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迸发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。其精神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活原型，成为中华民族亿万农民的典型形象，在中国绘画史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。

二

彭程的散文同样具有平中见奇的特点。这得力于他擅长以有限的个体生命体验，感应、揭示无限的存在；透过日常生活状态挖掘灵魂深处的奥秘；在狭小空间里拓展无穷的遐想；将传统心理纳入开放的视野；在昵昵儿女语、娓娓话桑麻中寄寓深沉的蕴涵。其动人之处，充溢着真情、睿智与诗性、哲思。

作为心志的感格、精神的外射，散文创作是作家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产物。散文的写作，应是审美主体与客体、灵魂与自然交融互汇，客观世界不断人化与人的精神不断物化这样一个能量交换的过程。美国哲学家苏珊·朗格说，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。这种情感本质，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现，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。从这个意义上，可以说，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张扬，对于生存与死亡的省察与思考，乃是文明人心智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。

在散文《远处的墓碑》中，作家从他岳父的骨灰盒和大理石墓碑上获得对死亡的感知。瞬间，那个仿佛不真实的远处，变得清晰、真切，如在眼前。他情感细腻地揣度逝者的在天之灵，当不会感到孤寂清冷：“他的岳母、我们称呼为老奶奶的外婆的骨殖，就葬在旁边。他们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，关系胜似亲生母子”；而且，每年很多时日，家人都会前来看望。只是，悲痛将随着时光推移逐渐减弱，而缅怀、追忆会在心中年复一年地叠加。那些前来祭奠的亲人也会一天天地变老；并将从某一天开始，有的便不再前来，于是，队伍中又加入了逝者未曾谋面的新人。“看来，任何人的一生，其实都在向着某一个墓碑所在之处，移动脚步；或者说，从他一出生，就注定了会抵达的地方”。天涯化咫尺，只在一瞬间，这样便氤氲了诗思。“一个人应该在从墓地回来的路上，成为诗人。”因为“诗歌是语言的闪电，……引发这道闪电，需要一些特别的机缘和触媒。而因为绾结了生与死这个人生最大的话题，墓地显然是

一个诗与思、情感与思想的合适的催化之地”。

散文《对坐》，写他与父母处于“伸手可触的距离，他们的面容清晰地收入我的眼帘之中：密密的皱纹，深色的老人斑，越来越浑浊的眼球。他们缓缓地起身，缓缓地坐下，一连串的慢镜头。母亲这两天肺里又有炎症了，呼吸中间或夹带了几声咳嗽。我心里泛起一阵微微的隐痛。近两年来，这种感觉时常会来叩击。眼前两张苍老松弛的脸庞，当年也曾经是神采奕奕，笑声朗朗。在并不遥远的十多年前，也是思维敏捷，充满活力。而如今，这一切都已悄然遁入了记忆的角落。我明白，横亘在今与昔巨大反差之间的，是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垒砌起来的时光之墙”。这样，经常盘踞在心头的便是担心，直至做过一个这样的梦：“也是这样地与父母坐在一起，在聊着什么。忽然间，他们坐着的沙发连同后面的墙壁，开始缓缓地向后移动，渐行渐远。我大声呼叫，他们也手忙脚乱地叫喊和招手。但无济于事，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，终于看不到了”。

醒来之后，仍然惊魂不定。如果有一天父母离去，那“对我们而言，也就撤去了一种生命的支撑，割断了一条连接这个世界的牢固的纽带，我们内心深处会有一处被抽空的感觉，存在的根据也会变得恍惚可疑”。看来，就生命的有限性而言，“来日无多”是确定无疑的。由此想到，每番相聚，都弥足珍贵。所以，一定要尽量多地过来陪伴年迈的双亲坐坐——莫待无时想有时。

与这种灼灼真情相对应，是对于现实社会交往情态的深入体察。《身边的人们》，写的是同事、同学、同乡。日常生活中，除了家人，应以同事间的接触为最多。“要想了解一个人的优长和局限，知晓真实的人性，同事也是最好的观察对象和解剖标本”。

“如果细心审视单位、公司等小天地中的人际关系，其间种种心思机巧，不乏波谲云诡，诸如合纵连横、围魏救赵、远交近攻等等更多运用于国家之间的交往谋略，在此似乎也很能够获得印证”。看来，在这赤裸裸的现实主义的地盘，人际关系是天然地排

斥诗性的。比较起来，倒是以非目的性为其本质特点的同学关系，显得单纯得多。“那种生命中最年轻的时光，属于诗的浪漫、梦的多彩的时光，同社会规则不曾发生纠葛的时光，大家在一个共同的时空里”，“一起成长，一起梦想，一起犯傻，也许彼此冒犯，但互相不以为忤”。“那种感情，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生命中的那段最美好时光的怀恋。同学是那一种生活的人格化存在，负载了那段日子记忆”。文本中诸般细致入微地揭櫫世故人情的灵明与睿智，使人产生一种展读钱锺书、张爱玲小说时的快感。

彭程思维活跃，观察细致，感觉敏锐，长于思辨。散文创作中，注重对自身情感、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，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，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；摒弃那种平面的线型的艺术观念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。即便是面对一处自然山水，或者赏玩几幅画作，他也能溶进一己的人文情思，提出独到的见解。梵·高的画，观赏者多着眼于艺术，而他却说：“当你凝视时，某种寒冷感会从画面中

沁出来，直逼你的灵魂深处，让你不由得打个寒噤。”对于艺术家来说，创作中情感的投入程度，是有一个安全范围的，超过这个限度，每每意味着伤害的逼近。因而如何在生活和艺术、理性和激情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感，便成为一个尖锐的课题。梵·高的“感情状态和受其驱使的行为，总是在相互对立的两极之间摇摆，而中间大段的相对安全的地带，对于他来说是不存在的。或者说，最猛烈地燃烧自己，直到彻底毁灭，对他来讲是一种宿命。将感情控制在理性可以驾驭的程度，这不是他能够做到的”。

在最寻常不过的摄影面前，作家同样表现出他的创见与精思。《瞬间的收藏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无限性，是摄影最为本质的特点。经由放大和缩小、拼接和叠加种种手段，大千世界被收纳于方寸之间”。

“但就每一幅具体的图片而言，永远只是一棵叫作世界的巨树上飘落的某一片叶子”。选择和舍弃，同步于拍摄的过程中。镜头对准了什么，同时也便将其他推开。强调和忽略，如影随形。这是一个悖论：

因为单纯而深刻，因为片段而完整。“这样，一个迷恋摄影的人，便比常人拥有更多的瞬间，更多的富足。他看到了笑容的一千种面貌，看到了霞光的一万种形态，看到爱情萌生时眉宇间一缕轻微的羞赧，看到恐惧袭来时嘴角边一道扭曲的纹路。……而且，每一幅照片都是唯一的，不可复制。镜头下，是一个个此在。生命的瞬间被捕捉，被记录，被收藏。有的甚至能够体现生命存在的本质，直接显露了灵魂深处的光辉：这样一些照片，仿佛刀上的刃，火上的焰，音乐响遏行云的那一刻。瞬间借由镜头的捕捉和定格，获得了永恒的特性”。

同时，作家也冷峻地指出：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和照相器材的普及，摄影日益变得简单化，人们举起相机时，失去了庄严神圣感，不再聚集起精神，调整好心情，屏住呼吸，仔细观察、欣赏和选择，差不多就是乱照一气，以致作品泛滥，而佳作寥寥；如同当今情感泛滥，但动人的爱情稀少。此之谓：“方便了过程，却伤害了结果。”

三

人间万事，包括文学创作在内，艰辛与成功总是一对孪生兄弟，甚至成了连体婴儿。为此，王安石在写下“看似寻常最奇崛”之后，紧接着便加上一句：“成如容易却艰辛”。

彭程散文以高质量熠熠文坛，绝非出于偶然。对于文学创作，他悬鹄甚高，抱持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，本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和朝圣般的虔诚，视“率尔操觚”为对文学的亵渎。渴望深刻，注重对哲思与诗性的开掘，成了他藏于心底的深层意识与自觉追求。他带有强烈的针对性，痛切地指出：在文学的诸种样式中，散文堪称最为自由的文体。然而，过多的自由，难免导致自觉迷失。“人是需要界限的。界限的缺失会令心魂无所附着，进而带来精神的涣散和放纵。当前的散文写作中，存在着太多的对自由的滥用。”

而他自己，则是每番把笔，都有意“追求写作的难度”。早在二十五年前，他就在散文《挽》中自述：“为

了一个独特些的意象，一个尽可能新颖的比喻，或者一个错宕的句式的安排，一处回环的语气的布设”，“逼迫自己，母鸡孵蛋一样等下去”。“一切都因为那个精灵。我看不见它，却能时时感觉到它的躁动。它追逐着我，逼迫着我，执拗而顽强。……我曾四处张望它的踪迹，在一个寂静的时刻，却发现它原来就藏匿在心中。我并且念出了它的名字：创造。”

正是这种可贵的创造精神，成为源源不竭的动力，鼓振着他刻苦向学，精进不已。长期以来，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，浸淫于就学与工作的良好环境、氛围，置身全球化的学术背景、文化语境，消化、吸收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文学科的精髓，以圆览之功，收会通之效。“运用脑髓，放出眼光”（鲁迅语），拓展开一个浩大的审美天地和开放性的学术视野。体现到散文写作中，“真力弥漫”，“思与境偕”，种种奇思妙绪，警语华章，纷至沓来。诚然，以数量计，他在同辈作家中算不上高产；但他坚守质量第一准则：厚积薄发，发必有中。